【动态】

西域古今一线牵

——记"20 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

冷　土

我国西陲新疆，古称西域，以其地接欧亚大陆的重要地理位置，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历来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近一个世纪来，西域（新疆）研究作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而兴起，成为持续不衰的研究热点。为了推动中外学者的切磋交流，开创西域研究更加活跃、繁盛的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西域艺术研究会，与瑞典国家民族博物馆合作，于去秋十月（1992 年 10 月）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20 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国际学术活动荟萃了历史、考古、语言、民族古文字、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的中外专家学者，以学术研讨与实地考察并举，对一个世纪来的西域研究与考察的状况和成果进行回顾和展望，开得生动活泼，卓有成效。

会议第一阶段为学术讨论，于 10 月 3 日至 10 月 6 日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举行，共计六个半天。到会的中方正式代表 30 人，特邀代表 25 人，外国代表 10 人，分别来自瑞典、英国、美国、新西兰和日本，共提交专著（含译著和资料）8 部，论文 39 篇。中国代表 31 人、外国代表 8 人在会上做了学术报告，中间穿插自由提问，充满了切磋商讨的学术气氛。会议论文及学者发言的内容，大体分为三类：1. 有关 20 世纪以来新疆历史、考古等研究状况及成果的综述；2. 对西域（新疆）历史、地理、社会、文化、民族古文字的专题研究；3. 对近一个世纪以来新疆考察活动的评述。

清代新疆在西域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研究领域。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苗普生《1949 年以来新疆地方古代史研究述评》，以显著篇幅介绍了有关清时期（1840 年以前）新疆研究的进展及已取得的成果，指出无论对清初活跃于西北舞台的卫拉特蒙古诸部、对清统一新疆及其在当地推行的各项政策、措施、制度，以及经济开发中的农业屯垦、商业贸易、水利建设、人口移动等问题，都有引人瞩目的成果面世，表明研究已达到较为深入的程度。新疆大学历史系厉声则在《新疆近代史研究回顾》里，对 1840 年—1919 年新疆历史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质与量的全面分析。据他统计，本世纪以来近代新疆史研究的著述超过 900 篇（部），其中 500 篇（部）为 80 年代以后问世，蔚为大观。其研究趋向是，"在原有政治、对外交涉与边界等项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一些原来研究薄弱或空白项目有了长足进展，其中历史人物、经济交通、社会文化及民族与宗教四类著述分别比 70 年代有大幅度增长，而方志地名研究则填补了建国以来的空白。"①

会上，专题研究清时期新疆的论文有 5 篇，分别涉及疆域管理、边防、商业、财政、移民及游牧地变迁等问题。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吕一燃《清政府对帕米尔地区的管辖》，以详尽的史实论述清政府管辖帕米尔的全过程，指出清朝对帕米尔的行政管理和国防设施"堪称全面而富有边疆特色"，但因乾隆时期帕米尔周边尚无强敌，对国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认识不足，清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管辖又存在明显弱点。随着英俄对中亚争夺的加剧，清政府对该地区统治松弛，兵力不足，“在外敌入侵强占的情况下，无抵御和还击之力，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厉声《清代西域巡边制度》分析了清政府在乾隆中叶完成对新疆的统一后，于设军驻兵的同时推行卡伦制和巡边制的经过及其演变。指出，巡边制度是清西部边防的重要政策之一，对保卫西疆领土有重要意义，1835 年，远距离的巡边制被卡伦附近的巡哨制取代后，清西北边防门户洞开，“为沙俄利用常驻卡伦割占中国西北疆土提供了口实”。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华立《清代乾嘉时期新疆南八城的内地商民》一文，把移民问题与商业活动的研究结合起来，深入探讨乾隆、嘉庆年间活跃在南疆的内地商民的来源构成、经商内容、活动方式、分布特点，认为：“乾嘉时期内地商民相继进入南疆经商，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高度发展形势下，边疆与内地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相互联系不断加强的趋势。”内地商民的贸易活动推动了南疆的经济开发，改善丰富了当地民众的物质生活，他们中的不少人也由此融入当地社会。美国斯坦福大学米华健《清代新疆协饷与地方财政》探讨了清代协饷与新疆财政的关系。认为终清一世，协饷始终是新疆财政经费的主要支柱，研究清代新疆经济史，不可不注意之，然而由于资料的散乱和匮乏，难度亦大，需要下大功夫。在研究中，应特别注意清拨协饷数字与实际拨到协饷数字之间存在的差额，否则难免估计偏高，导致研究失真。关于清代前期的卫拉特蒙古，则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成崇德的《17－18 世纪卫拉特蒙古游牧地的变迁》。该文探讨了 15 世纪末卫拉特蒙古由漠北向西迁移以后，游牧地的变化，着重分析了 17 至 18 世纪中叶，卫拉特蒙古游牧地由大变小，势力由盛变衰的政治、经济原因，并对其衰落后所产生的影响提出了看法。边疆考察史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存宽《19－20 世纪初俄国对新疆的地理考察》着重剖析了俄国“探险队”清末民初在新疆的活动，在列举大量事实的基础上深刻指出：“对中国实行殖民扩张，是俄国本时期对华地理考察的原动力”，从总体上看，其活动具有两重性：既有损害中国主权，给俄国对华扩张充当开路先锋的一面，也有在新疆地理、历史、民族、宗教、文化艺术、社会、自然状况的研究上有新发现，积累了丰富资料的一面，需要谨慎而又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10 月 8 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即学术考察阶段。由中外学者 33 人组成的考察队乘车从乌鲁木齐出发，经库尔勒、库车、阿克苏，转道向南，穿越和田河，抵达和田(途中野营 4 天)。而后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东行，经策勒、民丰、且末、若羌、库尔勒，于 27 日返回乌鲁木齐。前后历时 20 天，沿途考察了汉唐迄清的众多文化遗址和丝路古道，实地调查了南疆社会自然风貌，可谓满载而归。

进入和田河之前，考察活动集中在库车、拜城一线。10 月 9 日，中外学者考察了库车县境内的苏巴什、克孜尔尕哈土塔、古龟兹国城墙等遗址。次日，车队取道北路经拜城赴阿克苏，中途在举世闻名的克孜尔千佛洞作短暂停留。10 月 11 日晚，考察队抵达和田河最北端，在河床上宿营，次日起，开始穿越和田河无人区的行程。19 世纪末叶以来，有不少外国考察队或中国学者先后来到和田河流域，而这次是建国以来首次由中外学者共同参加的和田河学术考察。10 月是考察和田河的最佳季节，河水已退，风沙最少，宽达数里的干河床可通汽车，然而由于地下潮湿，陷车事件仍不时发生。车队先在河床中行驶，后经维族向导指点登岸，穿行于胡杨林和沙丘之间，一路考察和田河道的古今变迁及联接阿克苏至墨玉的古代南北交通干线遗迹。和田河的广垠荒漠、原始胡杨林的顽强孤傲、沙漠侵袭与人类活动的进退消长，给队员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0 月 14 日，考察队到达和田河南端的玛札塔格古戍堡。戍堡高踞

山巅，曾出土大量吐蕃时期文物。据研究，其全盛在唐朝和吐蕃人统治西域期间。当年这里是连接塔里木盆地南北绿洲最便捷的通道，戍堡既是军事要塞，又是交通驿站，而今这条通道早已为塔克拉玛干沙漠阻隔。10 月 16 日至 21 日，考察在和田地区诸多有代表性的历史遗址如约特干、买里克阿瓦提、热瓦克等处继续进行。22 日，车队开始沿塔克拉玛干南缘古丝路南道东行，在若羌作了一天停留，考察米兰遗址，并拜访了当地的罗布老人。

作为清史研究工作者，考察途中的两处遗址引起了我们特别浓厚的兴趣，一处是清和阗城址，一处是清蒲昌城址。清代和阗城为光绪建省后所筑，位于今天和田市区西部，现归和田军分区使用。城约为三、四百米见方，城墙三面基本完好，南面因市区扩建修路，墙已平毁。城上宽约 4 米，有垛口、马面，墙乃红柳夹土夯筑。询问当地老人，告为建省时驻军及官衙所在地，民国仍而未改。在院内住户指点下，我们找到城的北门，今已改作仓库。蒲昌城在尉犁县境内，距 34 团场不远，全城南北稍长，东西略短，其形制之完整，又在和阗城之上。既出人意料，又令人欣喜。以往到过此地的，大多是考古工作者，清史研究者亲历此地的机会实在寥寥，故而更觉珍贵。经步测，城墙周长约为(400 步＋370 步)×2，东、西、南三面有门，北半部保存最好，城上建筑真实地展现了清时旧观。查阅清代新疆乡土志稿，得知当地在光绪十六年设立抚辑招徕局，安插土著，招抚迁民，又“率勇屯戍，筑城浚隍”，遂有今之蒲昌城的出现[②]。因此，不论和阗城还是蒲昌城，都不失为清末收复新疆后，加强行政建设，推进经济开发的历史见证。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它言简意赅地道出了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的有机联系。在南疆奔波跋涉的二十天里，我们既领略了我国新疆各族人民古代文化遗址的丰富多彩，也体验了荒漠考察的艰辛不易，用亲见亲闻丰富了自己对新疆历史的认识和感受，并从绿洲与沙漠的现状意识到人类活动对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人类活动受环境变化的影响，新疆沙漠化问题十分突出，尤其是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和田河流域，上述地区许多著名古代城镇衰落、或消失在沙海中，或成了盐碱荒漠，少有人烟，都与沙漠化有关。沙漠环境的变迁，有自然因素的影响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人为因素不仅直接作用于环境，而且因其影响强化了自然因素，加剧了环境的演变。所以，一方面应增强人类对大自然的改造作用，另一方面应减少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影响。这次学术活动成果是多方面的，尤其以学术研讨与实地考察并举的方式获得成功、受到与会中外学者的欢迎。相信经过这次会议，西域研究会涌现更多的高质量成果，也希望今后有关方面能够更多地组织类似的学术活动。

---

①苗普生及厉声的文章均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 年 3 期。

②《新平县乡土志》、《婼羌县乡土志》。